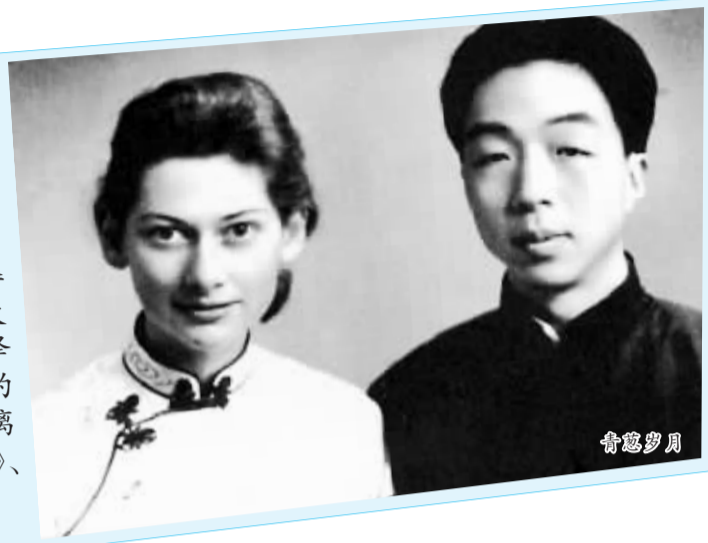


# 杨宪益：翻译整个中国的人



走过沧桑

他是一代名士，聪颖过人，国学功底深厚，24岁留洋英国，娶了一位英国太太。除了翻译《红楼梦》，他的译作还有《离骚》、《长生殿》、《老残游记》……



青葱岁月

2009年11月23日清晨，95岁的翻译家杨宪益因病离世。这位被奉为“中国最后一位集士大夫、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”、知名翻译家、文化史学者、诗人的老人，在漫画家丁聪为他作画时，曾作诗《自嘲》：“少小欠风流，而今糟老头，学成半瓶醋，诗打一缸油。”幽默天性尽显。

## 白虎星照命

1915年1月10日生于天津的杨宪益属虎，打小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淘气包。他是家中独子，童年时家境富裕。由于母亲在生他前梦到白虎，算命先生说他是白虎星入命，将来会经历种种挫折，成就大事业；但白虎星凶恶，将来家里会死很多人，克父伤子。杨宪益5岁时，父亲就去世了。从此，白虎的隐喻笼罩了杨宪益的一生。1990年，他应意大利朋友的要求撰写英文自传（《White Tiger》），中文版由薛鸿时翻译，名为《漏船载酒忆当年》，港译版则名为《白虎星照命》时，第一个出现在脑海里的意象，就是白虎。

幼年的杨宪益在家里念私塾，11岁就读了很多明清通俗传奇等古代笔记小说，古诗写得比教书先生还好。后来，他开始读各种现代文学。在教会学校时，他上的是英文课程，家里还给他请了专职的英语和法语老师。

杨宪益读书极快，几年下来，从王尔德的童话、罗斯金的散文到大仲马的小说，这些著名的欧美小说和诗人作品的原文，他已读了个遍。在1934年参加燕京大学入学考试时，他的成绩如此优秀，学校竟让他跳级从大二读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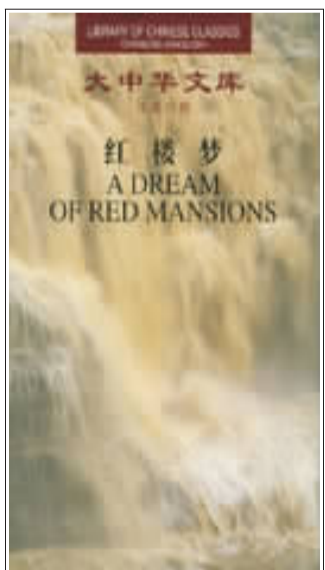
24岁时，他到了伦敦，先学了两年希腊文和拉丁文，终于在1936年考上了牛津的莫顿学院。在牛津，杨宪益的成绩并不出色，才情却是远近闻名。他购书成癖，喜欢收藏字画，饮酒赋诗，“常置一壶酒，可以守吾真”。出于向牛津老师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，他还把《离骚》翻译成了英文。

拥有这样的才情与气质，杨宪益很快吸引了同在牛津学习的英国女孩 Gladys Margaret Tayler，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戴乃迭。最后，Gladys干脆为他转而学起了中文，并成为在牛津大学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第一人。

1940年，杨宪益拿到了英国文学的硕士学位。他辞去了哈佛大学的邀请，和年仅21岁的戴乃迭一起回到了中国，在重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。



少年杨宪益



译作《红楼梦》

## 银翘解毒丸

这样一张黑白照片——一对青年男女，男子着唐装，眉宇间温情脉脉；女子着白底素花旗袍，五官标致，笑容清澈，不知羡慕了多少人。这就是1941年杨宪益与戴乃迭在重庆结婚时的照片。此前，戴乃迭的父母听说女儿要嫁给中国人并远赴中国后，曾狠狠地警告女儿：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，肯定会后悔的。要是你有了孩子，他会自杀的。”不想多年之后，一语成谶。

新婚时，战火纷飞的局势和贫穷落后的中国确实让戴乃迭感觉不适，“仿佛一脚踏回了中世纪”。但是，夫妻俩总算找到了共同的乐趣——翻译。对于成为翻译家，杨宪益生前经常说是“阴差阳错”，认为自己的爱人是翻译家，“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位翻译，现在也不想。如果可以说的话，我从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来，会选择研究中国古代史。但是无意中到了编译馆，我就变成翻译家了。很多都是别人要我译的，我自己选择译的也有一些，比如周树人的作品，比如《老残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，那些才是我真正喜

欢的”。但正是在教书期间，杨宪益翻译的《儒林外史》和《阿Q正传》打动了当时重庆国立编译馆的负责人梁实秋。

当时把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是编译馆的主要工作，中文外译很少。梁实秋看中了杨戴二人的能力，从大学挖来了二人。对中国古代史感兴趣的杨宪益在编译馆的第一个工作，就是翻译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三年时间，夫妇二人就翻译完了从战国到西汉的36卷。1949年解放以后，两人来到北京，参加了外文社的《中国文学》杂志，从此开始了持续一生的翻译工作。

和所有人一样，“文革”打乱了他们生命的步伐。尽管夫妇俩一直坚信共产主义，新中国成立后杨宪益曾帮国家寻回一箱甲骨文和文物，戴乃迭曾把从娘家带来的珠宝变卖了，交给党用作购置飞机之用，但1968年4月的最后一天，杨宪益和戴乃迭因感叹局势而在家里对饮白兰地时，还是被人带走并投进了监狱。这一去，就是4年，罪名“里通外国”。4年后，杨宪益每每谈起，总

是平淡带过，说4年里见不到妻子，唯一害怕的就是妻子会因受不了而自杀。

出狱之后，他回到家中，“又见到那瓶酒——被捕时未喝完的那瓶酒。它依旧在茶几上，动也未动。被捕时走得匆忙，瓶盖未盖紧，剩下的半瓶酒已变黄，不能再喝了。即便能喝，也难以喝下这瓶伤心酒”。几天后，妻子也回来了。

他们有三个孩子，一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“文革”时，长子杨焯已大学毕业，两个女儿分别下放到农村。他们出狱后才发觉，长子因经受不住周遭的压力，已精神分裂了。随后，杨宪益夫妇将其送到英国，但不久，儿子在阿姨家自焚而亡，从此成为戴乃迭的心病。

只求“有烟有酒”，杨宪益性格中的散淡和幽默帮助他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他自嘲火气太大，每每生气，总要写诗以消火，于是为诗集取名《银翘集》，这出自他一句看似随便其实工整的诗句“久无金屋藏娇念，幸有银翘解毒丸”。

## 金子般的心不会变

“文革”前，杨宪益夫妇就从《诗经》到清末文学中选择了150多种，从鲁迅到现代的100多种当代文学进行翻译，戴乃迭自己则独立翻译了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。他们翻译的速度惊人，文化部部长周扬得知杨精通希腊文与拉丁文，让他翻译《荷马史诗》。翻完《奥德修纪》后，外文局就提出让杨戴翻译《红楼梦》，这就是那部唯一由中国人翻译的英文全译本《A Dream of Red Mansions》。

杨宪益说他并不喜欢看《红楼梦》，小时候读一半就读不下去了。当时大卫·霍克斯也在翻译这本著作，他的译本就是著名的《石头记》。杨虽然参与了《石头记》的翻译，但对于这个名字一直不喜欢，在自己翻译时，为了区别，就译为《A Dream of Red Mansions》。杨宪益翻译初稿，戴乃

迭做加工，1974年该书的三卷本终于出版。杨宪益的翻译还包括不太受大众注意的汉魏乐府和明清传奇，比如洪昇的《长生殿》。黄宗江提起自己组织学生演的《牡丹亭》时，会念起杨的名字；英若诚在美国和中国演的《十五贯》，用的也是杨译。杨宪益对中国文学和戏剧的意义之重大，难以尽述。而他对外文化的了解，文化考据的影响，则少为人知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反思的年轻一代开始成长起来，西方书籍重新变得热门。在弗洛伊德影响下的哲学、文学开始流行，而在《中国文学》任主编的杨宪益则更看好中国的文学，于是提出出版“熊猫丛书”。熊猫丛书主要出版《中国文学》上刊载的中翻英和中翻法的文学译作，还有部分德文版和日文版。他们翻译的作品有

190多种，从陶渊明、蒲松龄一直到史铁生、池莉和铁凝，发行到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1989年，戴乃迭患了老年痴呆症，渐渐病重到失忆。杨宪益从此停下了翻译和自传写作，悉心照顾妻子。在他卧室的桌子上，一直留着郁风先生在1985年为戴所画的水粉画像：一头银发的老太太，笑容依旧清澈。上面题着几个白色的字：“金头发变银白了，可金子般的心是永远不会变的。”1999年秋，戴乃迭女士去世，杨老先生写诗回忆亡妻：“早期比翼赴幽冥，不料中途失健翎。结发糟糠贫贱惯，陷身囹圄死生轻。青春伴侣多成鬼，白首同归我负卿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从来银汉隔双星。”此后10年，杨老先生的时间仿佛凝固了，如今，双星不再永隔。

（据《新世纪周刊》）